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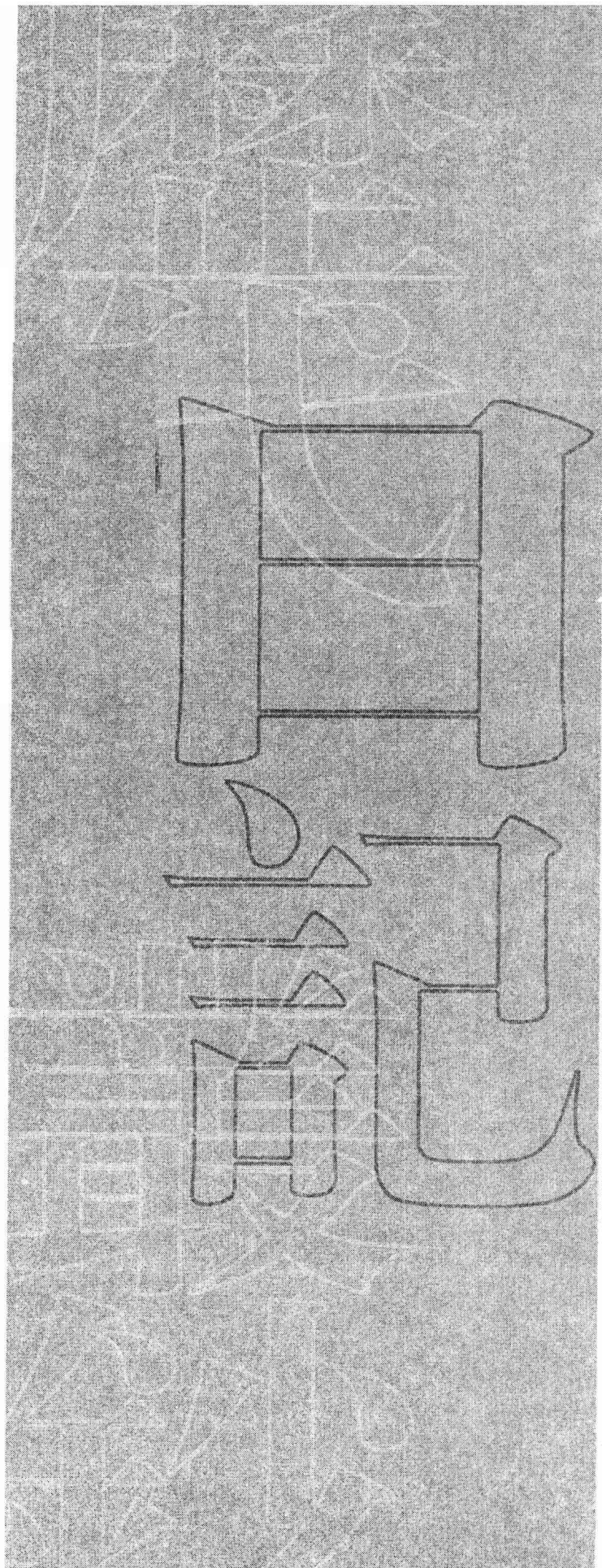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鈔

第一三三冊



收愚齋日記第二十八

民國六年葆真年四十四

一月三日辟壘來賀年

四日訪辟壘不遇 藝圃因次姊病甚請芾村於天津

六日芾村昨日來於是最忙最懶之芾村為其姊疾三次來京矣

大雪後天初寒今日尤甚為數年所未有

七日發家書第五十七號去 天寒又甚於昨日 自昨葆初來

京遂同宗氏兄弟飲于致美齋

八日宗氏伯叔兄弟五人余邀飲于新豐樓 今日寒氣少減

九日訪王念倫言地學會歷史初桃源張蔚西先生相文發起地

學會於天津而蔡儒楷傅增湘袁希濤蔡元培諸公實贊成之於清季宣統二年會中始出地學雜誌月刊一冊民國成立移會所於京師假國子監南學為事務所教育部乃月送經費二百元民國三年教育部以經費支絀減送百元自是農商部亦月助會中百元教育部又因開辦圖書館將南學地址收回復移會於西城自租房舍馬會員入會雖未盛然亦絡繹不絕入會一元常年費二元所出雜誌全年二元四角惟會員送閱蔚西先生以發起人充會長深於地學雜誌中多其撰著雜誌中搜採豐富鴻篇鉅製往往而有既多中外地學新發明之說而考古亦有極精確之考證而近人遊覽調查之作亦多有逸趣

者會中又有總編輯一人曰劉仲仁滄州人此外有書記翻譯等 傳謨虞來謨虞與其大學礦科同班諸君赴漢陽參觀鋼鐵場始歸為余述所見且許日內以遊覽日記見示也王倬過來余以端氏出售書目示之伊欣然欲購也 路杏村之弟來訪

十日衡水劉君耀奎來訪為其兄耀卿贊臣索文集而去 訪姚叔節先生先生一見即為翊新言婚事所言為桐城張氏女余以徐相將宴會諸名士之意轉致焉 余將端氏書目錄一副本 發家書五十八號

十一日訪李采岩采岩現充內務部警政司主事見其所為小說

雜俎為大中報社擔任此一部分之編輯也遂與同至白星亞所白君赴金陵為副總統祝壽始歸也極言賓客之盛所收壽聯壽屏之多不能盡懸挂壽文僅懸首尾兩幅見款而已一時英俊改造共和磊落光明一若世俗無足以縈其心者乃一貴人之壽竟奔走之而惟恐後遇張文翰之浩兄弟渠兄弟三人皆與白君同寓

十二日徐相出新作詩大卷相示中有與張珍午年丈元奇唱和詩十章有一詩述古文淵源謂由桐城而湘鄉最後乃有武強因一語述及吾父故以相示又以新得宋本尚書注疏相與歎賞余以編書局刻書辦法相請意允我交接款項且不以兩家

分刊為然覓人相助亦蒙允許並言薪水可於編書局支也晤
馬少眉少眉仍未將函稿擬出 偶至教育部因訪侯官黃君
不遇允中之子也

十三日與朱鐵林磋商刻書款項事允我獨為之脫離編書局直
接於朱公處領刊書費 訪紹眉函仍未寫出 發家書第五

十九號

十四日

十五日至江西會館聽梁任公演說

十六日訪吳辟疆辟疆日昨來訪未晤今日晤辟疆方校國策而
時以史記改易之輒見其文之順適知非史公改易國策寔後

人據史記為國策而妄為刪削耳辟疆曰近清史館之人多欲徐相領館事徐相領其事事必好趙非其人而又不肯自辭去嘗宣言欲始終其事也辟疆又曰徐相又將印行鄭東甫遺著訪李芾村時因其妹病加重來北京藝圃言及保利銀公司之有厚利而已已加入以合同章程示我

十七日余將旋里與蔭南同謁徐相余為言地學會事相國因曰有謝君者地理學名家著書甚富偶忘其名又曰余有一友人亦熟於地理又曰吳向之地理最熟又曰余在東省曾派人親履邊界將俄所侵之界往往收回余又新設縣治於邊後人可據之以與俄人交涉謂徐公曾於某地設縣豈非我之疆域又

曰可於明年來觀吾之所為圖有東省政畧所不及者相國觀
晉卿招王木匠所刻先哲傳殊不以為然徐相又曰賈書農博
覽群籍甚富尤善記隨便問典故輒能言之南省人自謂南人
用借翻閱而北方寔能存書腹中案相國每與人言賈書農博
學強識而湘颺甚怪之以為賈君之學殊不足稱何徐相稱之
甚也

十八日訪姚先生問以張氏女家世姚先生因為手寫數行見示
並以自作其外舅徐亦岑墓表見示現姚先生充清史館纂修
現編倭仁傳余急欲索觀所為諸傳以將旋里回京當借覽先
生已大許之姚先生曰繆小山編儒林文苑搜羅尚非不廣但

皆極短簡不成體例且用阮氏文苑傳體句句必注所引書而
所引書往往引及表子^才不知表子才所為碑傳皆任意為之殊
不足徵信余嘗以表氏所為較之他書輒不相合著書必斷徵
信故余為文不敢不慎重也余問姚先生當今海內為儒之學^宋
者為誰曰有松江錢復初先生者恪守朱子之學極純粹復初
名同壽松江人甲子舉人而黟縣諸生胡元吉敬菴桐城諸生
阮強仲勉亦皆講宋儒之學者仲勉年已七十又有張聞遠先
生者戊子舉人忘其名精三禮所造亦深胡敬菴曾官知縣革
命事起胡自投劾去嘗曰人而有管仲才當出而任天下事無
其才當學伯夷余無才敢不退隱乎竟去不復出 吳蟄欽屬

余為借債曰余有華富銀行收股執照可以作抵按華富因經理姚錫光為衆股東所異弃因此內容殊為不平是以以此等證券殊無價值也而醵欽交游頗廣何以區區債不能舉辦也然余以其人明習事故亦頗重名譽不似穿窬之徒因假之有元王晉卿舉一木匠分刻畿輔先哲傳字體殊不精良因命毀板另刻而編書局稿本繕寫者交來又少而刻樣未改好故尚未付刻資王木匠為晉卿舊所用人既藉此以津貼之謂余有意與之為難滋不悅

十九日與蔭南偕行來德縣宿吉陞棧余已前屬家中遣車來接矣

二十日午至家

二十一日時趙航仙久居余家與余謀其事意欲赴京屬余為之

籌畫

二十二日馮月川來迎吾妻蓋吾妻之妹病且不救芾村遣之來也但去亦未必能一永訣勢亦不便相阻遂請於吾母而命之往遂啟行宿德縣而明日為舊歷元旦惟午前有赴京通車亦不得不今日行也

二十三日今日舊歷元旦

二十四日際興號改名之壽真堂帳房宣布丙辰年清冊得利優於去歲其豐為從來所未有

二十五日元旦翟季和之父死往弔焉

二十九日蔭南來臨吾父所為史記平點 阜康宣布弟四期總

結營業盈虧帳畧虧也

三十日蔭南臨史記畢有點識者共三十餘篇又借吾父晉書評識以去言將於都中臨之也

三十一日李榮岩來繳去年清冊所得利僅勝去歲曲肇瑞來繳福興號去年清冊則視去年少遜然勝於隆福遠矣故數年來日謀整頓福隆而未實行今乃議決辦法

二月一日議訂令廉方赴福隆以副榮岩股分則榮岩如舊以樹珊仁甫應得者以予廉方增股本二千千並言下次結帳東家

應批餘利不取出歸入原本訂掌櫃借支額數而禁長支馬且屬其緩移城內 阜康設筵宴股東歲以為常而吾每歲宴各號掌櫃今年以庖人更易致免此舉 君質弟偕其妻赴田家莊由田莊而赴深澤

二日張聘三赴津過此榮華卿相國之二子輔臣弼臣相繼死故聘三急往為經紀其喪 趙航仙以奉天西豐稅局浮收被劾嚴緝恐有沒收家財入官之事潛藏于吾家者累月屢以函屬余務為設法免其禍其子謨周又來京懇求而訖無術以相救自余旋里日日聒于吾耳屬為請之徐相而求朱鐵林為進言前既上書相國又擬訴于平政院呈使相國見之或可為之設

法也余既言徐相處難再進言然不便過為決絕許為設法于朱公處渠又以訴平政院之稿繕寫兩分求常稷笙韓雲祥為之修改余亦勉允為之

三日與蔭南入都宿于德縣吉陞棧

四日通票入都聞吾妻之妹於三十日病故吾姨孝女也與其姊皆以善事親聞名樹畹其母病曾割臂療之刀至臂而肉不可斷乃以齒齧臂皮盡裂以翦翦之乃落和藥中病即瘳既父病革其姊則抽刀斷其指投藥釜服之無效而指出血流殷牀席徹夜不止幾死卅月其母復病妹又割其右臂亦無效矣既父母相繼沒泣而繼之以血遂得病三年後猶朝夕拜父母像遇

忌日輒號泣如是者十年欲以身殉者屢矣以兄弟之救護懇至而免嘗自誓不嫁曰父母存事父母父母亡守父母神位死不去左右也兄弟以其因事父母而不嫁年逾三十父母既亡若不為議昏實負吾妹而為議昏則傷其志或致戕其生故三年喪畢又且十年始不得已而為相攸宗氏昏事定而不敢白其妹時妹病已漸愈聞其事驚恨即日而病復發寢食為廢已而謂其姊曰姊殺我矣子培弟村藝圃兄弟及其姊妹相友愛過絕人妹心雖至苦而不忍自盡傷兄弟意遂歸宗蘊泉病則日重不可為矣病革遍呼兄弟及其姊且泣且歐血淚不盡而血不止不能言者三日既昏瞶為囈語曰二兄來乎以車逆余

歸乎言已而卒年三十七嫁宗氏凡七月子培適在友人家忽傳妹病革暈厥昇歸未及入門而歐血灑地矣

五日謁徐相相曰趙湘帆來乎紀香驄來乎余以未來對余問去年呈覽之舊書目何如曰可議也今日傳沅叔來余與言端氏書目渠亦曾有所購徐相又以其姊事屬交書局作傳所謂顏徐氏也始而刲臂療親後又夫婦同殉難書局所為列女傳仿劉氏列女傳體每篇綴以詩曰云云亦殊有趣但每篇強綴以詩曰者乃漢人之習氣如韓詩外傳孝經儒行等皆然非獨列女傳始宜用此體也聞王蔭南述晉卿先生言若傳多而詩句不足以供引用奈何可謂趣語余曾謂晉卿年丈曰天津張氏